

論馬雅可夫斯基詩作的 思想性与技巧

彼爾卓夫著



作 家 出 版 社



論馬雅可夫斯基詩作的
思想性与技巧

彼爾卓夫著

劉賓雁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論馬雅可夫斯基詩作的
思想性与技巧

彼爾卓夫 著
刘 賓 雁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号：(303) 字數：45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2\frac{3}{4}$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3000

定價 (6) 0.27 元

В. О. Перцов
Об Идейности и Мастерстве в
Поэтическо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ладимира Маяковског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1953

內容說明

本書作者彼爾卓夫是蘇聯著名的文學研究家，他在本書裏，對馬雅可夫斯基的主要詩作，如長詩“列寧”、“好！”、劇本“澡堂”作了扼要而中肯的分析。作者從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思想性和技巧上來闡明他是怎樣繼承了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傳統，而且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進一步發展了這種傳統；政論家式的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怎樣以高度的政治熱情，用他的詩參加了革命鬥爭；他的詩的形式和內容是怎樣統一的。

每一年，隨着歷史的每一個新的轉折，隨着我國人民向共產主義邁進新的一步，烏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的創作遺產的巨大意義越來越鮮明。馬雅可夫斯基過去是、而且現在還是我們蘇維埃時代最優秀、最有才華的詩人。——在斯大林的這個很高的評價裏，確定了馬雅可夫斯基對蘇聯文化的貢獻的意義。

這位偉大蘇維埃詩人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對生活現象的反響，都是詩人熱情地號召他的同時代人，喚起他們在當時我國最重要的方面的創造積極性。馬雅可夫斯基曾無情地譏諷過那些詩人與作家，那些詩人與作家在創作的“永恆性”這個藉口掩飾下逃避現代的主題，逃避當前尖銳的主題，迫切的問題。馬雅可夫斯基說過：“我愛跟報紙一起工作，從黑夜到天明。”對那些脫離當前利益、目前工作的詩人，他曾作過這樣的建議：

從天上爬下來吧，

九霄雲外的人！

脫掉那

古代的長衣！

用最結實的結

綑住詩神，

讓它作匹馬

拉起當前生活的大車。

馬雅可夫斯基把這種詩人與作家叫作“上帝的小鳥”，說他們像金毛的羔羊一樣，不停地喊喊喳喳，又咩咩地叫着。

馬雅可夫斯基曾走過一條漫長和複雜的創作道路。還在十月革命前的反動年代，他就開始寫作了。但是從最初寫的作品起，對資產階級的憎恨就引導着他，那“給無舌的大街以舌頭”的幻想就給他以力量。雖然馬雅可夫斯基盡力支援被壓迫的羣衆——資本主義的犧牲品，但他在早期作品中並沒有擺脫烏托邦的空想。然而他很快就挺身起來寫革命的題材了，並且創作了著名長詩“穿褲子的雲”。在這篇長詩中，他坦率預言革命必不可免，即將到來，也直接號召參加革命。在這次創作的勝利上，表現了詩人對俄國革命的接近，而馬雅可夫斯基是早在開始文學活動之前，就參加了這個革命運動的。這次勝利，實質上也就是詩人跟未來派的影响之間的最初的衝突；因為他走上文學舞台是和這種異己的未來派影响有關的。年輕的詩人曾把

長詩“穿褲子的雲”朗讀給高爾基听过。這首詩給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正是高爾基而不是別人，把馬雅可夫斯基提到革命文學的最前列中來，預見出他是未來的偉大革命詩人，依靠他對資產階級頹廢派作鬥爭。

在自傳裏，馬雅可夫斯基曾這樣談到自己對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態度：

“參加还是不參加呢？對我來說，這個問題是沒有的。這是我的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中旬，人民教育委員盧納察爾斯基號召彼得堡的藝術家聯盟與蘇維埃政權一起工作。藝術家聯盟是由各式各樣藝術流派的代表、舊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組成的；這些舊知識分子們當時還不能明白，只有蘇維埃政權，戰勝了的人民的政權，才能把藝術引向繁榮。因此，他們極力迴避盧納察爾斯基提出的問題，他們主張迅速召集一切藝術家的“立法大會”，說是要由這個大會來決定“全國藝術生活的安排”問題。

在討論盧納察爾斯基建議的大會上，只有一個與會者，詩人烏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說：“應該歡迎新政權，跟它取得聯繫。”

這就是十月革命前馬雅可夫斯基的全部思想——藝術

發展所造成的明確立場。但這個立場本身，還沒有保證使他得到他在十月以後的全部活動中所全力以赴的東西，也就是他稱作“詩人在工人隊伍中的位置”的東西。詩人在階級鬥爭中找到了位置，這首先是跟爭取思想的成長，奠定布爾什維克世界觀的鬥爭連在一起的。十月革命的勝利所規定的新的藝術內容，也要求着新的藝術形式。

蘇聯共產黨，黨的中央委員會關於文學、藝術、報刊問題的決定，幫助了馬雅可夫斯基為新的社會主義藝術而進行鬥爭，指導了他的全部創作。馬雅可夫斯基以他的藝術來為革命的人民服務，而這就幫助他使自己的詩發揮最大的作用。“真理報”在估價馬雅可夫斯基的創作與活動時，這樣寫道：

“馬雅可夫斯基是熱情的蘇維埃愛國者，共產黨的生氣勃勃的歌手，他貢獻出‘自己全部詩人的嘹亮的力量’來爭取共產主義的勝利。他的優秀作品是新生活的頌歌；這些作品裏，詩意地概括了破壞舊制度與建設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時代的特徵。馬雅可夫斯基在自己身上體現了新型文學家的優秀品質。這是政論家—詩人，是社會活動家，列寧斯大林黨的偉大思想的熱情充沛的宣傳家與鼓動家。”

* * *

馬雅可夫斯基在“神秘滑稽劇”中對我們時代所作的“英雄的、史詩的與諷刺的描寫”，可以說是蘇聯文學把激烈的階級鬥爭的思想與內容化為形象語言的第一個嘗試。馬雅可夫斯基這部詩劇，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週年紀念日上演的，後來詩人曾回憶道：

“神秘劇是在節日委員會上朗讀過，而且立即被批准排演的。這是用不着說的！儘管它有許多缺點，但它卻與其他劇目不同，有着足夠的革命色彩……”

“儘管它有許多缺點……”，詩人明白，他當時還擺脫不開的舊的形式主義的手法與抽象的諷喻，是不能成為他這部詩劇的長處的。但“神秘滑稽劇”在它那幻想的形式裏，却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現實的實在特徵。把世界分為兩個敵對營壘，在每一方面擺下街壘的階級鬥爭的感覺——現代的最直接的感覺，貫穿在整個劇本裏。在這個劇本裏，詩人利用了“聖經”上關於全世界大洪水的傳說；馬雅可夫斯基把這個傳說故事拿來作“神秘滑稽劇”的基礎，以全世界大洪水來影射資本主義的毀滅。在詩劇的結尾處，“不潔淨的”人們，也就是以鐵匠和僱農為首的勞動者的代表，把“潔淨”的人們——資本家們——扔出“方舟”，進入“聖地”，進入蘇維埃俄羅斯這個革命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

“神秘滑稽劇”中那條批判揭露的綫，諷刺地描寫了資

產階級的那條綫，和正面的英雄人物的綫比較起來，在藝術上是更强的。儘管鐵匠、僱農、木工、礦工等人的形象相当抽象，在这些形象裏，馬雅可夫斯基的民主主義却宣告了勝利。詩人以自己的詩劇宣布，只有老百姓，勞動者才能拯救人類。

在資產階級所發動的內战的環境下，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廢墟（在這廢墟下，埋葬了千百萬爲了別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性命的老百姓）還在冒烟的背景前面，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劇歌頌了蘇維埃人，創造者的和平勞動：

一切熱愛大地的人
都在
爲它勞動。
田地啊，願你莊稼丰盛！
噴放你的黑烟吧，工廠！
我們充滿陽光的公社
要名揚四方，
光芒万丈！

“神秘滑稽劇”的結尾就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的演出”——盧納察爾斯基給他一篇論“神秘滑稽劇”演出的文章加了這樣的標題。這個評價，正確地表明了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劇的思想實質。盤踞在當時尚未鞏固的蘇聯某些報刊

中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對這位革命的詩人，說：“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劇，不僅是一個劇本，而是對蘇維埃公社的頌歌……這個詩劇，雖然是高度愛國主義的，但它是以趣味上要求不高的人為對象的，這些人也有高度愛國熱情……”

階級敵人在这篇劇評中，把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劇称作“愛國主義的”是含有嘲笑意味的。但敵人却在無意中對馬雅可夫斯基的劇本說出了真話。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這部詩中，開始反映了蘇維埃社會最重要的動力之一，這個動力是列寧和斯大林所肯定和宣揚了的。馬雅可夫斯基的“神秘滑稽劇”，確實是蘇維埃公社的一首頌歌，從而也是一個高度愛國主義的劇作。

公社的形象與俄羅斯祖國的形象，在著名的“左翼進行曲”中融而為一，成為一個整體。隨着國際革命力量的高漲，我國上空的黑雲也越來越稠密了；帝國主義對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侵略，對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為直接的威脅。在一九一八年底的複雜的政治情況下，詩人心中產生了蘇維埃愛國主義的自豪感，並且要求表現這種感情。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真理報”上發表的論十月革命的文章中，斯大林同志指出，

“波羅的海的水兵和維堡區的赤衛隊在十月起義中起

了傑出的作用。由於這些人異常勇敢，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作用，主要是從精神上、部分是從軍事上給先進戰士以支持。”

這些十月革命時期的先進戰士的形象，首先是在“左翼進行曲”中創造出來的，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這部作品裏，正是面對着這些人說話。十月革命在全世界被剝削羣衆的全部生活中、風俗與傳統中、文化與思想意識中引起根本的轉變；這個革命的大膽創造的氣氛，新世界誕生的氣氛，就是“左翼進行曲”第一段中那些號召和命令的話語的意義所在：

我們不再听

亞當、夏娃的法律，

趕走歷史這匹瘦馬。

向左！

向左！

向左！

在蘇聯政府的外交照會中，揭穿了大不列顛政府關於它願意和平的那些保證的謊言。馬雅可夫斯基在“左翼進行曲”中直截了當地把外國干涉的組織者們的虛偽保證叫作不列顛獅子的“狂叫”，在精雕細琢的詩句中，表現了蘇維埃愛國者的感情：“想叫公社屈服萬不能！”“俄羅斯絕不

屈从協約國！”

在“左翼進行曲”中，馬雅可夫斯基所採取的出發點，規定了十月革命以後他的全部創作道路，那就是：用詩來宣傳共產主義與蘇維埃愛國主義思想的立場。這些思想，在一九二〇年所寫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長詩裏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這首長詩中，壯士歌中的勇士伊万體現了與世界資本主義（以美國總統威爾遜為代表）決戰的俄國革命人民的形象。

最初這首長詩叫做“關於伊万的壯士歌”（在構思過程中是叫做“千百萬人的意志”）。在“神秘滑稽劇”中，勞動羣衆是以各種職業的工作者的形象為代表的；這以後詩人就企圖把自己的人物——體現着起來保衛蘇維埃祖國的俄國人民力量——的民族性格加以強調，這一點是詩人向現實主義道路前進了一步。馬雅可夫斯基懂得，美帝國主義在對蘇維埃共和國的仇恨的指使下，是不惜使用任何最可怕的手段來消滅它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中那幅細菌戰的不祥的場面，今天就被人看作已經實現了的詩人的預見：與民主為敵的人是能夠採取最可怕的手段來屠殺人民的。表現在威爾遜的形象中的帝國主義怪物，在以俄國勇士伊万為代表的革命羣衆的威力面前驚慌失措了：

派出一羣新戰士——

那致命的傳染病。
波狀菌挨着波狀菌，
螺旋菌挨着螺旋菌，
穿着污泥的盔甲向前進。
細菌的毒，
虱子的爪
染污了血，
爬上脖頸。

就這麼出現了
各種最新式樣的病症……

但是革命的人民並未張皇失措。馬雅可夫斯基的幻想
的敘述，真實地反映了起來鬥爭的羣衆所特有的樂觀精
神，

顯微鏡

對準虱子

開火，
消毒的鉄鍊不斷地敲，
敵人倒下了

四脚朝天。

勝利者的世界人民衛生部，
揮動着那藥方的大旗，

从它們身上走过。

詩人在他的第一首關於俄羅斯人民的長詩裏，尽力与羣衆融爲一体，歌頌他們的鬥爭，顯示他們的英雄主義的力量与美麗：

在戰鬥中

我歌頌千千万萬的人們，

我看着千千万萬的人們，

我爲千千万萬的人們歌唱。

歌頌羣衆，在馬雅可夫斯基創作發展的那個時期裏，使他的詩帶有一種反对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意義，這種個人主義，正是剝削階級的思想家們与舊社會殘留下來並在蘇維埃政權初期積極活動的文學界的大多數人所宣傳的。但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中，馬雅可夫斯基還不能正確地解決羣衆与個人的相互關係問題，還沒有表示出共產黨与它的領袖在領導革命運動中的作用。長詩的表現手法也不够完美，還有一定程度的矯揉造作，有過多的抽象手法以及如後來馬雅可夫斯基自己說的所謂“插圖式”的形象。雖然長詩有這些缺陷，但它仍有很大意義，它証明馬雅可夫斯基創作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形成，証明詩人對於俄國勞動羣衆爲全人類利益而開始的偉大鬥爭的最後勝利抱有熱烈的信心。

馬雅可夫斯基希望以自己的詩的語言，每天、每小時地直接幫助這個鬥爭。詩人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間在羅斯塔通訊社的工作，可以給藝術家作為一個榜樣，告訴他們應如何為祖國的國防任務忘我地服務。在國內戰爭期間，馬雅可夫斯基作了幾千幅招貼畫與“羅斯塔之窗”的題字詩。

“沒有休息，”詩人後來回憶自己這段時期的活動時寫道：“我們在一間很大的、沒有生火的、凍得使人癱瘓的（後來，有一個煙霧刺眼的火爐）羅斯塔的畫室裏工作。回到家來，又是繼續畫，到了特別緊急的場合，躺下睡覺的時候就拿根劈柴來作枕頭，因為枕着劈柴不至睡得太熟……”

在羅斯塔的這段工作，標誌着馬雅可夫斯基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它幫助了詩人在思想上、藝術上的進一步發展：在羅斯塔這個集體中，馬雅可夫斯基是第一次有組織地把“自己全部詩人的嘹亮的力量”貢獻給“進攻的階級”，給黨，每天不斷地把自己的工作服從於黨的指示。

在他給“羅斯塔之窗”所寫的第一篇詩中，馬雅可夫斯基根據列寧的論文“工人國家和徵收黨員週”，對工人們發出了號召：

如果響應徵收黨員週的號召，

从工廠和田地走來千百万人，——
那就是工人用行動表示，
誰也吓不住共產党人。

詩人經常引用列寧的論文与演說來作“羅斯塔之窗”的題字詩。即便在馬雅可夫斯基寫下的文字中沒有直接指出列寧的名字，實際上，列寧的思想正是馬雅可夫斯基的大部分“羅斯塔”詩章的直接源泉和基礎，是推動力和思想的鼓舞力。

詩人那時曾尽力思索列寧的言論的意義，从中給他這個“号手与首領式的鼓動家”的作品尋找与發現詩題。

馬雅可夫斯基給“羅斯塔之窗”所作的題字詩，充滿了对勝利無尽的信心，对胆怯者与竊竊私語者的蔑視和对敌人的憎恨。

就是在以後的工作中，馬雅可夫斯基也利用了每一個机会，回答國外造謠中傷苏俄的人。那個時期，諷刺家的馬雅可夫斯基不僅在“对外”問題上，而且在“内部”問題上，只要人們的行爲与新的、崇高的社会關係發生矛盾，也發出了声音。馬雅可夫斯基以那些在國內戰爭中保衛了革命果实的苏維埃人而自豪。他同時也毫不調和地对待我國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在馬雅可夫斯基的諷刺作品裏，表現了真正的苏維埃愛國主義，它对每個苏維埃人